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第十一回 遇詩翁蔡芳奪舟 訪主子伯達巡江

詩曰： 詩對風流豈易言，無手含愧奪花船。
聖人自古靈神護，害父欺君萬世傳。

話說前因天子不欲見本城文武百官，所以寓居鎮江南門外聚龍客店。今日清在店養病，天子獨自遊玩，早出晚歸，更無別事。近日周日清身子亦復原，兼屆端陽，向例在揚子江中大放龍船三日，官民同樂，極為大觀，酒茶旗幟，煙花炮火，乃各處富商巨賈，備做奪標之彩，這幾天畫舫游船，蜂屯蚊聚，男女到此賞玩者，如雲如水。此所謂萬人空巷，更有那些文人墨客，酒友詩翁，或驢上，或車中，或數人喚一船，或攜文間行，又有些青年浪子，或攜妓於高臺，或訪美人於陋巷，評頭品足，覓友呼朋。船中五音齊奏，岸上熱鬧非凡。

天子這日與日清用了早膳，回到碼頭，僱定畫舫，言明遊行一日價銀□兩，酒菜點心，另外賞給。船用二人蕩槳，一小童入船侍候，另加犒賞。下了船，望著熱鬧之處，四面遊覽，只見滿江錦繡，到處笙歌，城市山林，桃紅柳綠，遠望金山古寺，高接雲霄，怪石奇峰，插天突兀，正在賞玩之際，忽迎面來一隊大艇，每船長約□餘丈，高如樓閣，內分上中下三層，兩旁飛槳□餘枝，中層陳設各式景致，紮成戲文，上層是鞦韆走馬，形成諸般奇巧耍物，圍以綢緞，高約二丈，船身通用五彩，畫如鳳鳥一般，旁拖錦帳如鳳翅然，自頭至尾，列桅三條，錦帆風送，勢如奔馬，爭奇鬥勝，奪幟搶標，□分熱鬧。

隨看隨行，見一隻大座船邊，有許多小艇在旁停泊。忽見大船上橫著一匾，寫的是仁社詩聯請教，天子不覺技癢起來，吩咐水手把船移近，搭扶手板跳過船來，見座中是社主，架上擺著雅扇汗巾、紗羅綢緞、斑指玉石鼻煙壺、各種酬謝之物，面上貼著詩賦題目，中艙案上筆硯詩箋，已有□餘人在那裡，或賞詩文，或觀題紙，日清也過來共看。適社東上前，招呼手下人奉上香茶，彼此請教姓名，知此社東，是丹徒縣陳祥之少君，名玉墀，乃廣東番禺縣人，與表兄福建武。探花蕭洪，因回鄉省親，路經此地，正逢端陽，他雖武弁，倒也滿腹詩書，最好此道，所以約了同來。意欲借此訪幾個鴻才博學的朋友，問了姓名，□分恭敬。天子本天上仙才，這些章句詩詞之事，可以立馬千言，何用思索？隨將詠河珠一題，援筆即成，詩曰：

風裳水佩出邯鄲，手撒珍珠顆顆圓。
金谷三千風裡碎，江妃一斜雨中寒。
露丹涼滴青銅爵，鮫淚香凝白玉盤。
持贈蘇公須仔細，休將遍水誤相看。

寫得筆走如龍，快而且好，陳玉墀、蕭洪二人，極口稱贊，連忙送上金面蘇扇一柄，天子再三推讓，方才收下。又接下數張詩聯題目，日清也將就揀了詠船即景詩題一張，寫道：

淮楊一望景裝成，誰奪尤標顯姓名。
蒲艾並懸迎瑞氣，藕菱同進祝遐齡。
紅蓮朵朵鸚鵡聚，綠柳枝枝蝴蝶盈。
日費斛金渾不足，願將詩酒送昇平。

陳蕭二社主連口贊道：「好！但究不及高詩翁老城歷練，還望勿吝賜教。」天子與眾互觀，已將詩聯一揮而就。

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，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。
棗棘為薪截斷劈開成四束，間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。
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，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。
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，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。

詠金山寺詩云：

金山一點大如舉，打破淮揚水底天，
醉倦妙高樓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又花月吟詩云：

花香月色兩相宜，愛月憐花臥獨遲，
月落憑欄花送酒，花殘還有月催詩。
隔花隨月無多影，帶月看花別樣姿，
多少花前月下客，年年和月醉花枝。

各人讀完，齊喝采道：「如此仙才，拜眼之至。」當下陳、蕭二社主將所有謝贈之品著人送來，周日清代為收下，他自己也得了汗巾，□分高興。

不料旁邊卻惱了一人，此人乃三江總鎮蔡有武的公子，名叫蔡芳，雖讀書多年，仍是腹中空空，性情又極鄙劣，因見擺得許多雜物，裝腔作勢，帶了眼鏡，與幾個朋友看過龍船，預先誇下大口，要到社中得些頭彩回去，他自以為別處恐難如願，此陳玉墀蕭洪，必自看他父親一面，就是胡亂幾句，他也要送些采物，及至入中艙一看各對，是極難下手的，隨在艙內走來走去，想了多時，滿以為社主必來招呼，豈料陳蕭素知他品行不端，閒話亦不與他多一句，所以忍著一肚子羞悶之氣。那些手下人道：「我以為今日高興，所以帶了包袱來拿東西，誰知踱來走去，一句不成，莫若早些回去罷。」

蔡芳此時正是怒無可泄，見周日清欣欣得意，他見二人得了許多物件，即借題發揮，以消此氣。說道：「據我看，你這首詠龍船詩，算什麼好詩，不過過了瞎眼社主，給爾物件，你就輕狂到這個樣子。」周日清心中大怒，回罵道：「你這小賊種，我與你素未謀面，你管我什麼事？你若真有本事照題也做一首，果然勝我，情願將所得諸物送你，若不勝我，只好寫個門生帖子，在我跟前賠個不是。」於是彼此相爭，天子與陳、蕭一同上前勸解。蔡芳也自知理虧，在此沒趣，只得快快而去。

玉墀道：「這混帳東西，借端慣生事，如此恨怨而去，必無好意，二位必要小心防備。」天子問道：「他是什麼人？強橫如此。」玉墀因把他姓名、平日恃勢欺人之事略說一遍：「以王法為兒戲，所以鎮江大小商民，畏之如虎，他父親亦不能奈何，故小生兄弟亦不甚理他。」天子問明他父子惡跡，將姓名記於心內，隨說：「莫管它，且盡今日之興。二位詩翁何不一開我茅塞？」二位忙道：「敢不遵命！不知何為題目？」日清云：「方才所詠花月，倒也別緻，莫若蕭陳各做一首，以廣見聞。」二人如命，提筆立就，陳先蕭後，寫得字跡端莊，各人爭來觀看，日清高聲朗誦。

仿花月吟 陳玉墀

開盡心花對月輪，花身月魄兩溫存，
花朝月夜餐雲母，月窟花房繞竹孫。
急繫花鈴催月鏡，高磨月鏡照花樽，
拈花弄月憐又惜，重疊花陰罩月墩。

仿花月吟 蕭洪

花輝玉苦月凌樓，問月評花盡夜遊，

花露朦朧殘月度，月波蕩漾落花流。
多情月姐花容瘦，解語花姑月佩留，
對月長歌花競秀，月臨花嶼雁行秋。

天子看完喜道：「二位仁兄詩才敏妙，立意清新，令我月中現星之愧。」二人遜謝道：「小生兄弟還求指教為幸。」天子與日清起身作別，意欲回舟，蕭探花及陳公子決意挽留一醉。天子見二人如此見愛，也不便過於推卻，因伊船已備下酒筵，將舟灣泊堤邊，立即入席，彼此開懷暢飲。席中天子引經據典考究一番，二人應答如流，言詞敏捷，陳玉墀更為淵博，凡諸經典，無所不通，痛飲至夜，訂期明日到此再敘，珍重而別，各自回寓。

到了次日，天子與日清用過早膳，望南門碼頭而來，正遇蔡芳在彼僱舟游江，與天子昨坐之船議價，該水手見高老爺周公子，想他昨日遊江，賞封何等富厚，知他蔡公子性情極劣，即使訂明價值，還要七扣八折，因此不肯載他。反趕上岸來，笑著向高老爺、周少爺道：「想必今日再去游江，小人船在此處，請老爺就此上船，價不論多少，聽憑賞給。」說罷移舟搭跳，扶了上船，□分恭敬。蔡芳見此情形，大怒，罵道：「奴才欺我太甚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難道我沒船錢與你麼，想你活得不耐煩了。」船戶道：「小人怎敢欺負公子，只是他二位昨日已定下小人的船，今日所以不敢另接他人。」說完跪在地上叩頭認罪。蔡芳圓睜怪眼喝令手下：「先將船拆了，並與我痛打這奴才。」

這些從人，向來情勢霸道，欺壓平人，一聞公子下令，就如狼虎一般，七八個大漢，搶上船來，一面拆舟，一面揪著船家，正欲亂打，嚇得眾水手魂不附體，叩頭如搗蒜一般，呼：「公子救命！」天子忍耐不住，周日清也憤火沖天，齊喝道：「休得動手！」這一喝如霹靂一般，搶上前搶拳就打，這班人哪裡擋得住，早打得個個頭破面青，東倒西歪。蔡公子看勢頭不妙，正要逃走，卻被日清趕上，按倒在地，想起他昨日無故羞辱，更加可惱。也顧不得招災惹禍，奉承了他一頓拳頭。那蔡公子乃酒色之徒，嬌生慣養，如何經打？不消幾拳就口吐鮮血。

此時天子已將眾奴打散，恐日清打死蔡芳，雖與地方除害，終不免多生一事，遂趕上前阻止，早見蔡芳血流滿面，叫喊無聲。船戶見此光景，料其父蔡振武知道必不肯干休，恐怕累及，也有將船往別處躲避的，也有搬了物件，棄舟逃生的。所以旁岸的許多繡艇，頃刻間一艘無存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三江總鎮蔡振武，正在衙中與姬妾作樂，忽見一班家人，背了蔡芳回來，滿身血污，大叫：「爹爹快與孩兒報仇！」蔡振武只嚇得渾身發抖，急上前抱著兒子問道：「什麼事，被誰打到這般厲害？為父與你報仇。」蔡芳哭倒懷中，把上項事細說一番。蔡振武聽了，無名火起三千丈，拔下令箭，著旗牌立刻飛調部下五營四哨，乾把外委，大小兵丁。自己先帶一百多名親軍，飛奔碼頭而來，各店舖立即閉戶，路少行人，沿途再令中軍到江口，調集水師巡船，帶了打傷家人作為引線，恐此人逃走。不得違誤。中軍領命而去。

當下蔡振武來到碼頭，不見一人，只見一隻空花船，忙吩咐各兵沿途跟緝，行里許，見前有兩人慢行，被傷家人指道：「打公子就是這兩個。」各人聞言，忙舉鉤槍上前亂搭，天子與日清正在閒行，出其不意，手無寸鐵。日清向能游水，隨望江內一跳去了，天子方欲對敵，不料鉤槍太多，已被鉤住衣服，各人蜂擁上前，因蔡鎮臺要親自審問，遂帶領入城。途遇丹陽縣陳祥，由兩榜出身，為官清正，百姓愛如父母。今見蔡鎮臺帶許多親兵，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如狼如虎，帶一漢子入城。再看此人相貌堂堂，似正人君子，今被他拿著，定要吃虧，莫若要此人口行審問，若果冤枉，也可設法。隨即下轎，迎將前來，只見一隊隊兵丁排開隊伍，押著這人過去，後面把總外委、武弁官員，護著蔡振武而來，果然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坐在馬上。

陳祥不慌不忙，懷中取出手本呈上道：「卑職丹徒知縣，稟見大人，願大人稍停，卑職有稟。」蔡鎮臺素與陳知縣不甚相得，因他為官清正，極得民心，雖欲害他，無從下手，兼之文武不管束，奈同做一城之官，見面卻情不過，只得跳下馬來，吩咐隨員站立，隨勉強笑道：「貴知縣如有要事，請至敝行酌議，何必急迫如是。」知縣答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，適才偶見大人親督兵弁，擁帶一人，不知此人所得何罪？乞示原委，俾得帶回衙中審辦詳細稟復。」蔡振武冷笑一聲道：「豈敢勞動。這人膽敢在花艇逞強，橫行霸道，還有幫凶之人，赴水逃走。將小兒蔡芳打得吐血不止，死而復生，隨行家人，也被他二人打傷數名，我今捉他回行，追窮主使。」陳祥道：「此人是本處百姓，或是過往商人，應該本縣審辦。既然打傷公子，朝廷自有法律，百姓豈無公論，誰是誰非，應照大典，還請大人三思，卑職就即告退。」

蔡振武見知縣忽然作色，回想自己作事任性，必招物議，莫若交縣帶去，即差心腹人會審，諒老陳也不敢放鬆。因說道：「仁兄方才所言極當，請即帶回貴署，容再差員會審，小兒及各家人受傷輕重，煩即到衙一驗，望務嚴究，實為公便。」知縣忙即拱手答道：「卑職自當仰體憲章，秉公辦理。」彼此一揖，各回衙署。

到了次日，蔡振武差人前去，請陳老爺赴署驗傷，明日午堂，再委本城守府連陞到縣會審，陳縣主只得答允，打拱告退回行。因前日自己兒子與蕭探花游江回來，已將詩社中得通高天賜周日清，及後被蔡芳當面相欺，與日清口角等情，早已說明，所以這案情，縣主已略知底細，更兼平時早晚蔡公子恃勢欺人，專管閒事，他自己向來最肯替人伸冤理枉，怎肯將兒子的好友屈辦，奉承蔡振武？既回衙後，查明高天賜起事緣由，意欲想一善法，怎奈無可借詞。

陳公子在旁，再三要父親設計化解。蕭洪道：「小姪辭陸出京之日，適與巡視長江河道、提督伯大人，一同起程，昨聞憲牌已到大境，莫若姑丈推說辦理供給，無暇提督，延遲數天，待他傷口平復再審，便能減輕。」陳玉墀道：「表見這話雖然有理，無奈已經驗過，填明傷格。」縣主點頭說道：「也只好如此，碰機緣罷了。」當即喚那門上家人道：「這幾天連老爺到來辦會審案，你回說本縣因辦巡江提督伯大人公務，絕早出行去了，請老爺遲幾天再來會審。」家人接連回覆連守備幾次，把蔡鎮臺激得暴跳如雷，大罵道：「這是陳祥主使來打吾兒的，待我申詳撫院，看你做得官成否？」即與幕賓誣造虛言，說伊子陳玉墀與己子蔡芳不睦，膽敢暗囑別人將蔡芳毒打，吐血兒死，家人亦被打傷，今已捉獲，督同該縣驗傷在案。豈意該縣膽敢包庇，並不審辦，欲行私放。此詞造得乾真萬確，飛稟撫臺。

莊有慕大人，接得這封文書，素知陳祥是老誠穩重之員，此中必有別情。遂面托伯大人到江巡閱之際查辦。伯達道：「我在這裡許久，不能訪得主上蹤跡，諒必在此左近，我明日到鎮江訪駕，順察蔡案虛實。」當下莊大人一別回衙，次早會同各官到行臺送行。伯達辭謝各官上船，望鎮江進發，一路留心巡視，各處防務均頗穩妥，到了鎮江，早見文武各官，均在侍候，船泊碼頭，各官俱呈手本傳見已畢。

伯大人道：「留丹徒縣問話，餘各回衙辦事。」只剩丹徒縣在此，巡捕連忙領進中艙，只見伯督已經換了便服，吩咐：「免禮，一旁坐下，有話細談。」陳祥急步上前，打了一躬，即垂手拱立。伯達道：「請坐，毋庸太謙。」知縣連忙退到下首末座坐下。伯達道：「本部堂自省下來，莊大人托訪蔡總鎮告貴縣欺藐上司，容縱兒子陳玉墀，招聚強徒，將伊子蔡芳及家人數名，打傷幾死。且言伊曾督同貴縣親自驗明，填格在案，命貴縣將人帶回而貴縣延不審辦，意欲相機釋放。未悉果有此事乎？本部堂一路聞貴縣官聲甚好，莊大人亦聞蔡振武父子強霸殃民，所以托我訪查。貴縣不妨直說，自有道理。」

陳祥聞言，連忙離坐打躬道：「小官怎敢縱子胡為，還望大人明見。」伯達道：「慢慢細說。」陳祥遂把兒子陳玉墀、內姪探花蕭洪，游江看龍船開詩社，遇高天賜、周日清二人，後來怎樣被蔡芳欺負口角，次日自己路上遇見蔡鎮臺親帶兵丁，擁了高天賜進城，因見其相貌軒昂，因此力帶回衙敘說一遍。伯達不等說完，忙問：「高天賜現在何處？曾被傷否？」陳祥說：「尚在卑縣署中，未曾著傷，原欲設法釋放，豈料蔡鎮臺遷怒卑職，捏詞上控，幸二位大人秦鏡高懸，不為所動，不然卑職已墮其術矣。」伯制軍遂斥退侍衛人員，附耳說道：「你果有眼力，這高天賜是聖上假的名姓。我陸辭之日，已荷二位大人囑托，沿途查訪，恭請聖安，早日回京，所以一路留心暗訪，不意卻在此處，你回衙不可聲張，我隨後來見聖上。」

陳祥聽得，驚喜非常，飛趕回署，私與兒子說明，請出高天賜，直入簽押內房，其時伯達已到，當下一同叩見。自稱：「臣等罪該萬死，望陛下寬赦無知。」天子道：「陳卿何罪之有？可速守著門外，勿令下人進內。」天子端坐椅上。伯達跪下奏道：「奴才出京之日，蒙大學士陳宏謀劉墉吩咐，訪遇天顏，代為奏懇，以國計民生為重，務望早日回京，以安臣庶，上慰皇太后倚闕之望。」說罷叩頭不止。天子道：「朕不日便回，汝可起來，毋庸多奏。另有別說。」遂將前在南京，葉兵部之事說知：「把他一門家口拿解京都，與兵部府中眷屬，同禁天牢，候朕回京再辦。這蔡振武父子為害地方，若無陳祥，朕躬幾被所謀，亦即拿解，交莊有慕按律重辦，以除民害。丹徒縣陳祥，官聲甚好，救駕有功，暫行護理三江總鎮。其內姪蕭洪，是福建人，新科武探花，武略精詳，俟省親後，即在該鎮中軍幫辦操防軍務。」就在簽押桌上，寫聖旨二道交於伯達，乃著會同莊有慕妥商辦理復奏。說罷起身而去。

伯達、陳祥父子暗暗跪去相送，伯大人隨將暫署三江總鎮旨意予父子看了，陳祥連忙望闕謝恩，並謝伯大人玉成之誼，彼此謙遜一番。伯制軍因有要事，不敢久留，回船即委中軍官帶領兵丁，捧了聖旨，到三江總鎮家中，將蔡振武全家拿下，備了移文，解赴省城，並將密旨封在文內。莊撫臺見了聖旨，跪讀已畢，也將葉兵部家眷拿解京都，另委幹員處理丹徒縣事。陳祥交卸後，即換了頂戴，到三江署理總鎮印務，各官多來賀喜不表。

再說此日天子出了丹徒縣衙，適遇日清在署前探聽，二人同出城來，取了行李，遂搭便船，望松江而來，遠望洞庭山及太湖風景，又與江中大不相同。數日之間，船到府城碼頭，投入高升客寓，次日用過早膳，詢問店主道：「素仰貴地有四腮鱸魚，為天下美味，是否真的？」店主笑道：「有四腮鱸魚，乃敝地土產，每年二三月極多，目下甚少。」天子道：「原來不是常有的東西。」又問了些風景，進同日清出門漫步，一路遊玩，只見六街三市，貿易紛繁，那生意之中，以布匹為最，綢緞次之，其餘三百六行，無所不備。蘇松自古稱富庶之邦，誠為不差，走過許多海鮮店，果無四腮鱸魚，忽見一漁人手拿數尾，不覺滿心歡喜，忙喚日清道：「買了再走。」遂問價多少，漁人道：「此魚在春尚便宜，今暑天深潛水底，甚難取得，所以一月下網，只獲此數尾，每條要賣紋銀五兩，已經有新任知府少爺月前預定，有即送去，不論價錢的。」說罷就走。

天子只要試新，哪借銀子，急叫抬回。忽遇一人，身穿輕紗長衫，足穿京履。手持金面扇，後面幾名家丁，向賣魚的道：「我月前也曾吩咐，叫你有魚就送來，你既有了，怎敢發賣他人？」這一個賣魚的嚇得魂不附體，諾諾連聲道：「小的已經說明，他要強買，不干小人的事。」那人怒目相視，指著天子與日清道：「你好生大膽，可惡，可惡！」一面押魚擔而去。天子就知他是新任松江府之子，但見滿面橫向、兇惡異常。那旁人道：「汝算高運的，未曾拿到行中治罪也就好了，這位倫尚志府大老爺，上任一月有餘，未見辦過一件公道事，一味聽兒子倫昌的主意，魚肉百姓，為害地方。」

天子聞這些言語，大怒道：「買魚可怨，殃民難饒。」急趕上前拉住魚擔，高聲叫道：「你雖預先定下，也要讓一條予我。」吩咐日清拿魚。倫昌怒從心起，吩咐家人：「與我拿這兩個回衙。」眾人正欲上前，早被日清三拳兩腳打開。倫昌一見，自恃本領，搶上前用一個高操馬的拳勢，把日清打倒在地，飛步搶來，意欲捉人，天子見他拳勢不弱，飛起一腳，正踢在倫昌陰囊之上，登時倒地，亂滾叫痛。正是：

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不知這場人命如何了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